

春秋部分三國政

王獻唐
著

春秋邾分三国考

王献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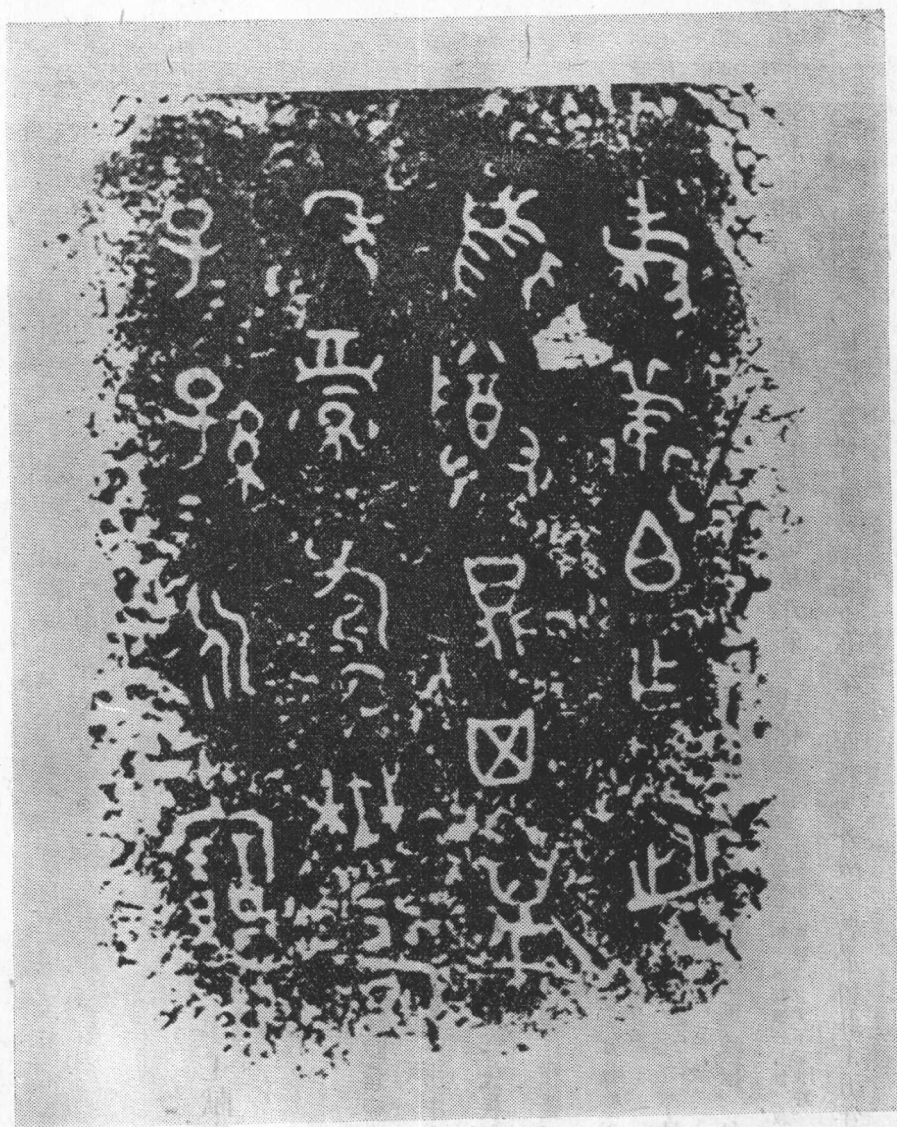
今岁滕县安上村，出土邾国彝器十四事：鼎二、敦四、盘匜罍壶各二，类有文字，归山东省立图书馆。余既亲与其事，拟撰专书问世。书中文凡七篇：

为彝器出土始末记、文字考释、器制考、邾分三国考、三邾氏族考、三邾史迹考、三邾疆邑图考。调甫主编国学汇编，索稿于余，旧作积置，一时未能爬梳，适草此篇，即以付之。彦堂、祥农近方发掘安上遗址，知彝器出土所在，初为墓葬，墓葬之前，曾为庐舍。此后研讨订补，正未有涯，今特嚙矢耳。

春秋时邾分三国：一为邾、一为小邾、一为濫，同出一系。土地政权，各不相谋。

经传言邾，多指二邾，或称邾，或称小邾，或称二邾，鲁昭公二年，小邾穆公朝鲁，叔孙豹曰：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。皆分别言

之。公羊称邾为邾婁，小邾为小邾婁。诸侯会盟，邾及小邾多并举，而邾为齐故，曾於鲁莊十五年伐小邾。



邾此嬴鼎銘
（原山東省立圖書館藏器）

二邾之分为两国，世多知之，滥则无称焉。

邾之先，自邾子侠受封，五世至夷父顏。据世本。当周宣王时，封其子肥於邾，为小邾。

身后子夏父立，别分叔術於濫，为濫国。夏父居邾，繼承旧统，先后传二十九世，战国末葉，为楚所灭。通考谓为鲁灭。疆域在今邾县中部南部，济宁东境，滕县北境。东西北三面界

鲁，南临小邾滕国。别详三邾圖考。春秋称邾，即指此国，亦邾之旧邦也。孟子、国策、韩非、

贾谊新书、释名诸书，邾多作邹，史记索隐谓为战国邾穆公时改。国非易姓不改名，邾

邹二字古音相同。同归侯部。书邾书邹，通用无分，犹楚亦曰荆曰郢，未必穆公所改。故书邹

或作騶、作陬、作鄒。魯國別有鄒邑，字亦作陬作鄒。宁亦后改，改可至再至三乎。古重耳治，音同即可通

用。吕氏春秋载公息忌与邾君问答之辞，皆称邾君，其记邹公子啟，又称邹。一书而邾

邹并用，可知二字无别，非穆公后改。此一邾也。

夷父顏生子夏父及友，顏当周宣王时，见公羊传。有功王室，封友於倪。倪，公羊作倪、

倪黎来朝。作兒，邾襄人伐兒。左穀均作鄒，三字同音通用。左莊五年，鄒犁来朝，犁，公穀作黎。正义曰：

邾之上，出於邾国。世本云：邾顏居邾，肥徙鄒。宋仲子注云：邾顏别封小子肥

於邾，为小邾子。则顏是邾君，肥始封邾。谱云：小邾，邾侠之后也。夷父有功

於周，其子友别封为附庸，居邠。世本言肥，杜谱言友，当是一人。

上说友之居邠，一为夷父自封，一似周王所封。果为王封，与左氏「犁来来朝未王命」之语不合，殆夷父自封也。封后初无国名，以居邠之故，春秋初年，率呼为邠，犁来朝鲁，称邠是也。犁来为夷父曾孙，虽为邠君，曾无封爵，故经文称名。迨后数从齐桓勤王，晋爵为子，乃称国为小邠，君为小邠子。公羊倪黎来来朝云：

倪者何，小邠婁也。小邠婁则曷为谓之倪，未能以名通也。

何氏解诂云：

倪者，小邠婁之都邑，时未能为附庸，不足以小邠婁名，故略谓之倪。

又鲁僖七年，小邠婁子来朝，解诂云：

至是所以进称爵者，时附从霸者朝天子，旁朝罷，行进，齐桓公白天子进之。固因其得礼，著其能以爵通。

穀梁邠黎来来朝传云：

邠，国也。黎来微国之君，未爵命者也。

左氏之意与公穀相仿。黎来以无封爵，不得不称名，以无国名，不得不称邠。邠初亦为

小国，邾灭因沿其称，友封於此，仍自为国，故穀梁云：「邾，国也。」邾之旧都，小邾因之，故解诂云：「倪者，小邾婁之都邑」也。鲁僖七年，小邾子来朝，称爵不称名。知爵位之封，在莊公五年以后，僖公七年以前矣。

小邾一称，亦非国名之正。立国不自称小，邻邦亦不能以小呼之。时人以非旧邾，而原出於邾，於邾上加小为别。习俗相沿，史家因之，遂号小邾，小邾非其正名也。既非正名，又无定名，故在受爵而后，春秋或仍称邾，不尽划以小邾。襄公六年，齐人迁莱於邾。九年，邾人从趙武斩行栗。昭公二十年，邾甲奔郑。定公元年，宋仲幾曰：

「滕薛邾吾役也。」皆言邾，不言小邾。时无定名，故邾与小邾并称。杜預曰：「邾之

别封，故称小邾。」

僖公七年，小邾子来朝注。

小邾虽为别封，非以别封之故，起号小邾。小邾果为正名，

春秋后文，不当再言邾矣。今传邾伯鬲，鬲文邾加邑为邾，其加六为𡵓，字体已晚，

当作於小邾末奕。器固署邾，不署小邾。邾𡵓父鬲，𡵓为友，即夷父之子初封於邾

者。

许印林《籒文古小篆》著，释为友，惟言世系不明。

又称邾，不称邾。其称邾者，沿邾国旧称也，称邾者，沿邾国旧

称也。证知当时，实无定名，小邾一号，亦未尝自用也。

左传杜注：

「东海昌慮县东北，有邾城。」

莊公五年，邾犁来朝经注。

寰宇记：

「倪城在承县，土

人曰小灰城，小邾之讹也。

「灰音远，殆以遗址多灰土，因名灰城。各县故城，亦时有此名，非小邾之讹也。」

今滕县东南五十余里，有郛城

故址，居人犹呼为郛犁城。地居古昌慮县东北，与杜注合。汉之承县，在今峄县西北，

郛城地近峄县西北境，与寰宇记亦合。牟君祥衣，曾往勘察，时见周代残陶，彼此参证，

无不吻合。名胜志：「倪犁故城，在滕县东五里。」滕志亦谓城东六里有郛城。顾氏读

史方輿纪要，又谓郛城在南梁水东。南梁水东过县治，西南流，此言在东，亦即城东五

里六里之说。辗转传误，不知实在东南五十里外也。郛之疆域，约居滕之东南，逼东一

部，峄县逼西一部。自友分封而后，历犁来、穆公、惠公，春秋后六世，为楚所灭。

左莊五年疏。穆公前后，有两小邾子，皆不知名。生子甲，曾由宋奔郑，世系可考者如是。此又

一邾也。春秋所谓之小邾，及郛是也。

夷父顔后有罪为周王所诛，立叔術为邾君。

公羊传何氏解诂：叔術者，邾婁公羊之弟也，或曰群公子也。周王死，叔術让

国夷父之子夏父，别居邾南濫地，自为一国。初亦无名，鲁昭公三十一年，黑肱_{公羊作}以

濫奔鲁，始著春秋。解者类以濫为邾邑，黑肱为邾大夫。细绎经文公穀二传，知濫非邾

属。叔術居濫，犹邾友封邾，皆各自为国，黑肱即濫之国君也。公羊纪分濫始末如下：

当邾婁顔之时，邾婁女有为鲁夫人者，则未知其为武公与，懿公与。孝公幼，_孔通

义：孝公。懿公弟。顏淫九公子於宮中，通义：顏於魯為妻父，因得入宮淫女公子。因以納賊。通义：弑懿公也。則未知其為魯公子

与，邾公子与。通义：盖魯公子伯御。臧氏之母，养公者也。君幼则宜有养，大夫之妾，士之

妻，则未知臧氏之母者，曷为者也。养公者，必以其子入养。臧氏之母闻有贼，

以其子易公，抱公以逃。贼至湊公寢而弑之。通义：伯御既弑懿公，将并除孝公也。臣有鲍广父与梁买子

者，闻有贼，趋而至。臧氏之母曰：公不死也，在是，吾以吾子易公矣。於是负

孝公之周，愬天子，天子为之诛顏而立叔術，反孝公於魯。昭公三十一年，黑弓以濫来奔，传。

公羊所记魯邾情事，頗与国語合。国語載宣王伐魯，立孝公，即指是事。知叔術为

邾君，在周宣王时矣。叔術虽为邾君，曾无封爵。春秋魯隱元年，与邾儀父会盟，称字

不称爵。儀父在叔術之后，彼未晋封，叔術亦然。迨后儀父从齐桓尊王，始为邾子。事

与小邾封爵相同，年次亦相先后。至叔術让国，公羊本持二说，初说曰：

顏夫人者，嫗盈女也，国色也。其言曰：有能为我杀杀顏者，吾为其妻。解诂：杀

广父，梁买子也。叔術为之杀杀顏者，而以为妻。有子焉，谓之盱。通义：嫁叔術所生。夏父者，其所为

有於顏者也。通义：与盱同母异父昆弟。盱幼而皆爱之，食必坐二子於其侧而食之，有珍怪之食，

盱必先取足焉。夏父曰：以来解诂：以彼物来置我前。人未足而盱有余。解诂：人，夏父自谓也。叔術觉焉。解诂：觉，悟

也。知少爭食，曰：嘻，此誠爾國也夫。起而致國於夏父，夏父受而中分之，叔術曰：
長必爭國。

不可。三分之，叔術曰：不可。四分之，叔術曰：不可。五分之，然後受之。

孔氏通義曰：「所受，即濫是也。」既曰分國，則非邾之屬邑，既非屬邑，則叔術居濫，乃別為一國，而分於邾者。術即濫君，亦非邾大夫，且不能以一國之尊，而让居大夫，事理甚明。遞世傳至黑肱，以濫奔魯，非叛邾歸魯，乃自以其國附魯耳。公羊又引乙說曰：

公扈子者，邾婁之父兄也，习乎邾婁之故。其言曰：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乎，誅顏之時，天子死，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。當此之時，邾婁人常被兵於周，曰：何故死吾天子。

经文但言黑肱以濫來奔，未尝及叔術，且未言叔術賢也。以叔術為賢，乃公羊一家言，謂：「文何以无邾婁，通濫也。曷為通濫，賢者子孙宜有地也。賢者孰謂，謂叔術也。何賢乎叔術，让國也。」是公扈「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乎」一語，乃对傳文而發，正所以駁傳文也。傳既陳說於前，复引他人之駁義於后，使人迷惑无主，似近矛盾。傳文所以解經，事既无凭，烏能傳信，且忽然間入公扈子一段，上下文义亦不联貫，此殆后人

驩入者也。公羊书中：有子沈子曰、子司马子曰、子女子曰、子北宫子曰，又有高子曰，鲁子曰诸称。四库全书总目，谓传文不尽出於公羊高氏，或公羊寿撰，而胡母子都助成之。今案传文原本，当出公羊高氏，后人因时增义，以子沈子曰，子司马子曰别之。

传中更有子公羊子曰，乃别一经师，非公羊高也。疑为公羊寿氏。传文初为口授，汉景帝时，公

羊寿与胡母子都，始著竹帛。见公羊徐彦疏引戴宏序，隐公二年，何休解诂同。自子夏至是，已五世相传，习者非一。公

羊寿等，或於原文之外，博采他说附入。犹后人集解集说体例，恐其相溷，各著姓氏为别。今公扈子一段，亦其一事，非公羊原本，果有此节也。

明乎公扈一段，为后时附入，则於前文矛盾之谊，可迎刃解矣。二说虽不同，其为让国则一也。让国之后，别居於濫，又无异词也。就前一说，叔術以感儿争食，让国夏父。彼时夏父尚为孩童，不能为中分三分之处断，即使分国，亦当在成人前后。就后一说，叔術似迫於情势，不得不让。何氏解诂曰：「叔術本欲让，迫有诛顔者在尔，故天子死则让。」又解「何故死吾天子」，谓：「何故死畜吾天子，违生时命而立夏父乎，此天子死则让之效也。」今细绎传文，天子殆指夷父。传言：「当此之时，邾婁常被兵於周。」以被兵而怨周，思及夷父，因谓：「何故死吾天子」，犹言何故杀吾夷父也。

叔術既見國人思夷父，又以封己之周王已死，不得已而让国夏父。夏父者，夷父所生也。

此天子与上文天子死之天子不同，彼指周宣王，此指夷父。天子犹时君，孔繁軒說，称夷父为

天子，乃公扈引邾人旧语，旧语如此，故引而不变。至称周王为天子，乃公扈自述，名虽相同，实各有指，非漫为混淆也。

就前后二说，知叔術让国，在夏父长成之后，逼而出此，大端初无差异。其不同者，叔術妻嫂一端耳。此在后世为悖伦，当时未必即为怪妄。证之三百篇及春秋诸书所载，礼法正不如后世肃严。公扈为邾父兄，犹言邾之父老，其作此言，或故意掩饰。叔術身为邾君，

国人属目，非鄙野细故，可以传说，况又明明生子盱乎。且公扈当时，亦未直言叔術无

妻嫂事。意谓公羊既以叔術让国为贤，贤者不当出此，乃揣拟之词，非即据为典要。后

人不察，漫以公扈饰词，附入传文，既失事实本真，复增读者迷惑。明乎公扈立言本旨，

及传文增合之故，知叔術妻嫂，实有其事。传称其贤，贤在让国，与妻嫂无涉也。今滕

县出土此羸鼎，羸盈通用，此羸为訾婁羸姓之女，即公羊所谓之嫗盈女也。出土地域，

既为濫国旧壤，考证详后，器又盈氏所有，当是叔術居濫，与其妻嫂携往者。展转推证，公羊

妻嫂之说，信而有征矣。滕器文字考证，别详专篇。

濫之为国，经文已甚明显。文言：「黑肱以濫来奔。」若为邾邑，必於黑肱上冠邾为识，作邾黑肱以濫来奔。文例如襄二十一年，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，二十三年，邾卑我来奔。此不言邾，知非邾邑，且不冠以他国，知非他国之邑。两无所属，必黑肱自有，别为一国明矣。穀梁解此最显，传曰：

其不言邾黑肱何也，别乎邾也。其不言濫子何也，非天子所封也。来奔内不言叛也。

濫非邾属，故不言邾黑肱。恐人混为邾邑，重言申之曰：「别乎邾也。」濫既自为一国，国有封爵，应称濫子。恐人以是见疑，又解之曰：「非天子所封也。」春秋尊王正名，凡未受封，例不称爵，鲁与邾儀父会盟，及邠黎来来朝是也。若濫为邾邑，奔鲁则为叛邾。今自有其国，无所谓叛，故不言叛。词旨极为明显，公羊又解之曰：

文何以无邾婁，通乎濫也。曷为通濫，贤者子孙宜有地也。——通濫则文何以无邾婁，天下未有濫也。天下未有濫，则其言以濫来奔何，叔術者，贤大夫也，绝之则为叔術不欲绝，不绝则世大夫也。大夫之義不得世，故于是推而通之也。

濫非天子所封，僻处一隅，与同时诸侯无邦交兵伐之事，不著於世，天下几不知有濫。

非独滥也，当时小国，泯没无传者，更不知凡几。其以一二字见於春秋国语诸书者，若在有无间也。天下既不知有滥，故言「通滥」。解诂曰：「通滥为国故使无所繫。」孔驍轩曰：「义如周书世俘云：通殷命有国之通。」盖以叔術之滥，通於天下，使知有滥也。公羊记邾黎来来朝曰：「倪者何，小邾婁也。小邾婁则曷为谓之倪，未能以其名通也。」滥之立国，初与倪同，明乎邾之未能以其名通，知滥亦未能以其名通也。名虽未通，无害为国，明乎邾之自为一国，知滥亦自为一国。邾之通也，通於封爵，滥之通也，通於春秋，此两通字，同一义解。春秋纪实，不能意为出入。若滥本邾属，安能肌造为国，割邾邑而成之。此言通者，以原有滥国，名称无闻，通其名使天下皆知耳。叔術让国为贤举，贤者子孙宜有地，欲以其地通使闻知。又恐他人疑其子孙为邾大夫，因邾大夫疑滥为邾邑，故言：「大夫之義不得世，故於是推而通之也。」春秋争地攻战，生灵涂炭，孔子思拯其弊，力称揖让。其言泰伯之贤，盖有所为也。公羊言叔術之贤，及公子喜之贤，昭公二十年，曹公孙會自鄆奔宋，公羊以會为公子喜后裔，经不书叛，为贤者讳。又言何贤乎公子喜，让国也。亦有所承也。王者起，当追有功，显有德，兴灭国，继绝世。见何氏解诂。孔子以王者自任，叔術有让国之贤，即当显有德，滥既名称无闻，即当继绝世。春秋之义如是，公羊通滥之义亦如是，此今文家言也。滥虽出于

邾，其始固与夏父分国，土地人民皆所自有。公羊因其别为一国，得以春秋之义通之。若原为邾邑，意创为国，何以信今传后。公羊之意微，穀梁之意显，其以滥为一国则一也。

叔術分国居滥，初未举滥为号，犹小邾居邾，不以邾与小邾为正名也。春秋一国数名，类原於此。初本无名，因其便利而呼之，呼各不同，名亦不同。叔術既未标滥为国，地小位卑，名称不著。世人昧於情势，以原出於邾，仍目为邾，犹邾之出于邾，而呼为小邾也。公穀知之，开宗即辟此说，一谓：「文何以无邾婁」，一谓：「其不言邾黑肱何也」。以世人多讹滥为邾，恐误释经旨，首言滥非邾邑，明经文无邾之义。经传针对，词旨明显，此真善於解经者。至左氏则不知是矣，传曰：

邾黑肱以滥来奔，贱而书名，重地故也。君子曰：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。夫有所有名，而不如其已。以地叛，虽贱必书。地以名其人，终为不义，弗可灭矣。

——邾庶其、莒牟夷、邾黑肱，以土地出求食而已，不求其名，贱而必书。

经文原无邾字，此言「邾黑肱」，误於时人以滥为邾也。误滥为邾，故谓黑肱为叛，以黑肱为叛，故举慎名戒世人。推求判邾之故不得，谓以土地出求食。非特与公穀不合，

且与经旨大悖，经固未言邾，且未言叛也。非叛之谊，穀梁已明之。黑肱奄有滥国土地人民，何须求食他人。其举而归鲁者，以壤地东偏，与鲁相接詳三邾圖考。国小不能自保，势迫利诱，於以求全。附庸小国，卵翼於大邦者，率或如是，非独滥也，亦非为求食也。滥自立国，寂寞无称，兵力土地，不任驰驱，逼处一隅，默然自保。其茶弱可知，其求附於鲁亦可知。非特黑肱如是，即庶其奔鲁，亦必有其不得已之故。身食二邑，何须乞人。观於茅夷鸿，以不听谏言，怒以邑叛，知不必以求食始奔鲁矣。求食乃左氏私测之言耳。

左氏之称邾黑肱，既因讹而讹，杜注更以左氏之误，疑经文黑肱上，当有邾字，谓：「不书邾，史阙文。」孔疏更因杜氏之误，谓：「左氏无传，明是阙文，二传见其文阙，而妄为说耳。」滥不属邾，故经文无邾，杜误但谓黑肱上阙一邾字，孔氏乃言左氏无传何耶。其「邾黑肱以滥来奔，贱而书名」，以下皆传也。传但畅言旨趣，未记迹实，例与穀梁相同，左传中亦时有之。安能以未记实，即指为无传，殆又误释杜注「史阙文」一语，演而至此也。解诂曰：「据读言邾婁」，驛轩孔氏以「春秋口授，恐久而失实，故文虽无邾婁，师法自连邾婁读之，因以起义」。两家意谓当时授读经文，黑弓上加邾

婁二字，读为邾婁黑弓以濫来奔。不知文无邾婁之义，公羊已明言之，谓「文何以无邾婁，通濫也」。以通濫之故无邾婁，后人授读，安能意加二字，且既加读，必原有其字，既有其字，而经文无著，是经为阙文。公穀二传，固明言不阙，其言「文何以无邾婁」，可证也。又既知阙文，必有所据，据而得实，当就文校补，据而不实，何必於口授时增此二字。若原无邾婁二字，经师以意加读，不特与公穀背驰，是改经诬经也。汉人师法谨严，决不至是。明乎世人訛濫为邾之义，知公穀传文，为针对时论而发。左氏不知，故迻书为邾黑肱。杜氏不知，故误谓史有阙文。孔氏不知，故诬以左氏无传。今则何氏解诂亦不知，误谓「据读言邾婁」。覃轩孔氏亦不知，谓「师法自连邾婁读之」。盖自公穀以来，此义隐晦销沉，几数千百年矣。当时既误濫为邾，左氏因之，何氏因之，杜氏因之，后来解经诸家皆因之。世人遂不知春秋时有濫国，更以濫为邾邑，黑肱为邾大夫。公穀二传，与经文表里，二传之义不明，则经文不显，经文不显，则不知濫自为国，故反覆辩证如上。公穀二家，彼已早见及此，惜后人未察耳。

濫城在今滕县东南六十里，陶山北，周十里许，有子城。汉立昌慮县，见前汉书晋书地理志。宣帝

封鲁孝王子弘为昌慮侯，

见汉书王子侯表。

光武攻董宪於昌慮，

见后汉书光武纪。

皆在其地。亦名昌慮城，今为

昌慮乡。昌慮无解，疑为邾滥音转，邾滥即邾婁也。陆氏公羊释文「邾人语邾声，后若婁，故谓之邾婁」。是邾婁之称，由语音得名，其族人之语音如此也。别详三邾氏族考。邾婁古读

如邾婁，今谓语言之作此音者，犹有是称。亦或转为嘲哢，音高而尖。邾婁为连绵语，

可单谓之邾，亦可单谓之婁，婁邾一也。陆氏意谓邾人之音，初若邾，后若婁。因为若

邾也，故称其族人曰邾，更称其族人所居之地亦为邾，左穀诸书是也。因其后若婁也，

合邾呼之为邾婁，公羊诸书是也。音初若邾，既可单谓之邾，后呼若婁，亦可单谓之

婁。此为急读缓读之例，说详三邾疆邑图考曾婁条下。明乎邾婁分合之谊，知叔術分国而后，自称他称，从其所出，仍皆

为邾。邾音后转若婁，因呼为婁。婁纽转滥，沿称为滥，此滥名之所由起也。单言为邾、

为婁、为滥，连绵则为邾婁、为邾滥。叔術所分之国，当时即有二称，一为滥、一为邾

滥，犹邾之称邾，亦称邾婁也。滥后改为藍乡，后汉书郡国志，昌慮有藍乡。藍滥同音，用其本有之单名

也。邾滥改为昌慮，邾昌滥慮，亦一声之转，用其本有之双名也。慮亦作聚，前汉书地理志，莽

曰昌作慮，见晋太康地记，磨，详后。声近通用。汉改昌慮，知彼时之邾滥，已转昌慮。莽曰昌聚，知彼时

慮又呼聚。晋曰昌慮，知慮又呼慮。二字古音相同。初无一定，维纽所转，转至何音，即署为何

字。明乎古今语文通变之理，昌慮邾滥之义出矣，邾滥邾婁之义亦出矣。今以手攀人，